

三大英语类型间的区别性音段特点及其对语音教学的启示

梁波 林梦茜
北京大学 普度大学

© 2016 中国外语教育(4), 3-10页

提 要: 本文对分属内圈、外圈和扩展圈英语类型的6个朗读录音样本进行音段特点的描述与分析, 参照现有的英语音段特点相关研究发现, 对比并讨论上述三大英语类型的音段特点, 提出具有区分作用的6个标志性音段特点, 并在世界英语的背景下, 探讨其对国内英语语音教学的启示。

关键词: 世界英语; 语音教学; 音段特点; 语音分析; 区别性特点

1. 引言

作为全球化进程中的主要交流语言, 英语是一种可以由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使用, 以表述不同文化的“世界英语”(Melchers & Shaw 2003)。世界英语的出现使对英语的语音研究也从Kachru (1982/1992)的内圈拓展到了外圈和扩展圈。目前, 对世界英语语音特点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已有研究都将重点放在描述某一种英语变体的语音特点上, 如尼日利亚英语(Jowitt 1991)、新加坡英语(Deterding 1994)、韩国英语(Trofimovich & Baker 2006)、中国英语(Deterding 2006)、德国英语(O'Brien & Gut 2010)、文莱英语(Sharbawi 2012)、马来西亚英语(Gut, Pillai & Don 2013)等。Mesthrie & Bhatt (2008)对非洲、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外圈英语作了简略的语音分析。Melchers & Shaw (2003)和Schneider *et al.* (2004)则对三个同心圈中的各种不同英语变体进行了更加系统的分析, 详细介绍了每一种变体的音段特征和音节特点, 同时也简略涉及其超音段特点。但是, 以上著作均没有对不同变体之间的语音特点进行比较。

上述研究均基于研究者对各个变体发音的主观印象描述, 缺乏声学分析数据的支持。近年来, 不少学者开始探索如何通过声学分析来对不同英语变体的语音特点进行描述, 以及如何为世界英语的分类提供声学数据支持。Maxwell & Fletcher (2009)对印度英语的元音进行了声学分析。Nihalani (2010)对新加坡英语和日本英语的元音进行了声学分析, 描绘出各自的元音空间图, 并与英国英语进行比较。

世界英语本是语言使用中的现象与概念, 但是随着人们对世界英语关注度的增加, 英语语音教学领域也开始感受到世界英语对自身的影响。目前很少有研究综合比较三个同心圈英语变体的音段特征¹。本文通过声学手段对6种世界英语(英国英语、美国英语、美国黑人英语、中国英语、日本英语、印度英语)的音段特点进行描述和对比分析, 提出具有区别性的音段特点, 旨在加深国内师生对世界英语的认知, 讨论其对国内英语语音教学的启迪。

1 Low (2010)对比分析了英国英语(内圈)、新加坡英语(外圈)和中国英语(扩展圈)的节奏模式。

2. 录音样本的介绍与分析

研究中使用了6个朗读录音样本¹，时间长度均在26—30秒之间，包括英国RP口音、美国GA口音、美国黑人口音、印度口音、日本口音和中国口音（以下分别简称为“BE”、“GAE”、“BAE”、“IE”、“JE”和“CE”样本），其中BE、GAE和BAE属于内圈英语，IE属于外圈英语，而CE和JE属于扩展圈英语。其中BE和GAE属于内圈标准变体（内标变体），BAE属于内圈种族变体（内族变体）（Melchers & Shaw 2003: 31-34, 84）。

朗读者均为20—25岁之间的男性本科生或研究生。这不仅为对比分析提供了年龄、性别和身份上的可比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非内圈口音朗读者的代表性，尤其是对扩展圈口音而言，因为在非内圈国家里，英语的使用范围、频率和深度都是有限的，使用者的英语水平差异也更大，而处于高等教育阶段的大学生有着多年持续的英语学习和使用经历，可以较好地反映出该口音最终水平的普遍性面貌。朗读材料是一段关于“超温感应排气阀（temperature-relieve valve）”使用功能的说明材料（以下简称“朗读段落”）。一方面，朗读段落对于所有的朗读者都是陌生的，排除了朗读者因对所读内容在文化和专业上的熟悉程度不同而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朗读段落的技术性不大，6位大学生朗读者可以完全接受和领会。在朗读之前，每位朗读者都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准备，直到他们认为自己能够熟练地用中等语速朗读。这样做可以消除朗读者朗读段落的陌生感和录音任务对朗读者展现口音面貌的负面干扰，可以让朗读者充分体现出各自的实际水平，这对扩展圈口音朗读者来说尤为重要。

朗读段落包含71个单词，主要介绍排气阀的保护功能和提示作用，也向用户告知解决办法，具体如下：

Temperature-Relieve Valve

When water temperature reaches ninety-

nine degree centigrade, water will be released through the temperature-relieve valve to avoid steam accumulation in the inner tank as a result of continuous heating of water in the inner tank. Such circumstances indicate that both the first and second steps of safety devices are out of order. The user should contact the sale agent to send technicians to inspect and repair the faulty parts.

参考《牛津当代英语发音词典》（2003）（*Oxford Dictionary of Pronunciation for Current English, ODPCE*）所提供的英国RP或美国GA的读音标准，朗读段落共有120个音节。在KK音标的41音段体系下，除了擦音[ʒ]和双元音[aʊ]，其余的音节都涵盖，占到全部音节的95.1%；在DJ音标的44音段体系下，除了擦音[ʒ]和双元音[aʊ]、[ɪə]和[ʊə]，其余的音节都涵盖，占全部音节的90.9%。这为描写和比较口音样本之间的音段特点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3. 音段特点的分析方法

对音段特点的分析与比较采用了三个步骤：

1) 主观听辨。借助Cool Edit软件，一位研究者对口样本展开音素记音描写。音素记音采用国际音标符号，参考ODPCE的读音标准，借助附加符号对语音细节进行必要的区分。然后，由另一位研究者核查听辨，提供反馈，做出修正。

2) 客观分析。借助Praat软件，分析辅音语图，核查辅音音素的听辨描写；在语图上手动测量元音共振峰数据，核查元音音素的听辨描写；用MatLab绘出听觉元音空间（auditory vowel space）对比图；通过SPSS（13.0）检测部分元音音段的共振峰数据差异。综合主客观分析，总结得出各个样本的主要音段特点。

3) 综合比较。结合相关的文献研究，综合对比样本之间音段特点的异同，讨论能区分出内圈、外圈和扩展圈英语类别的标志性音段特点。

¹ 这6段录音最开始是为另一个研究项目（中国英语使用者的语言态度和多元文化意识）准备的刺激材料。

4. 音段特点的综合对比与分析

表1对6个样本的音段特点进行了综合对比，总结出如下特点：

表1 6种口音样本的音段特点之综合对比

音段特点	内标口音		内族口音	外圈口音	扩展圈口音	
	BE 样本	GAE 样本	BAE 样本	IE 样本	CE 样本	JE 样本
r化特征	一贯非r化	一贯r化	混杂：5：6	混杂：6：5	混杂：5：6扩散， [k ^h ənt ^h injəs]	混杂：6：5
弱化现象	一贯	一贯	混杂：8：3	混杂：6：5	混杂：7：4	混杂：5：7
声学元音空间 (单位 Bark ²)	宽大 16.98	宽大 13.82	居中 8.81	偏小 4.31	居中 7.74	居中 7.72
元音 音位合流	无	无	有： /æ/ 向 /ɛ/	有： /ɪ/ 向 /i/	有：/ɛ/ 向 /æ/； /ɪ/ 向 /i/；/ʊ/ 向 /u/	有： /ʊ/ 向 /u/
擦音 /θ, ð/	稳定	稳定	固定替代	固定替代	混杂	混杂
擦音 /v/	稳定	稳定	稳定	混杂	混杂	稳定
节尾流音 /l/	稳定	稳定	稳定	卷舌化	元音化	元音化 / 卷舌化
擦音 /h/	稳定	稳定	稳定	稳定	/x/ 替代	稳定
齿龈塞音卷舌 化	无	无	无	很频繁	无	无
鼻音脱落现象	无	无	无	无	少见3例 [nai(n)ri nai(n)], [i(n)spɛk]	无
塞音脱落现象	少见：2例	多见：8例	频繁：14例	有时：4例	有时：6例	有时：5例
齿龈塞音闪音化	无	一贯：7例	常见：4例	无	常见：4例	鲜有：1例
清塞音 送气特征	稳定	稳定	稳定	不送偏多 混杂不定	词尾送气 过于明显	不送偏多 混杂不定

1) 在r化特征方面，内标样本虽然泾渭分明，但是都具有一贯性，而非内标样本都体现出混杂局面，虽然r化与否的样例都不尽相同，但在数量上都大致相当，体现出均衡混杂态势。值得注意的是，扩展圈CE样本还出现了1例乱卷舌的现象，即拼写中没有字母“r”的单词也出现了r化特征，如单词“continuous”被读成[k^hənt^hinjəs]。这种现象可以被称为“r化扩散”现象。

2) 在弱化方面，内圈样本有着一致的表现，而外圈和扩展圈样本呈现混杂状态，弱化与否的样例和数量都不尽相同，体现出非均衡混杂态势。

3) 在元音空间¹上，内标样本的元音空间

最大，为16.98和13.82 (Bark²)，大致为非内标的2—3倍，而IE样本最小，仅为4.31 (Bark²)，不足BE样本的三分之一（参见图1）。UPSI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honological Segment Inventory Database) 的数据表明在451种语言中，多于14个元音音段的只有14种 (3.1%)。根据KK体系，英语中的元音音段有17个，数量明显偏多，依据最大分散化理论 (Maximal Dispersion, 参见Thomas 2011: 274-275的相关论述)，内标英语所需元音空间也相对较大；非内标英语受到其他底层语言 (substrate language) 的影响，元音空间大大缩水。

¹ 元音空间图是由8个单元音 (/i-ɪ-ɛ-æ-a-ɔ-ʊ-u/) 相连而成的多边形构成。用于绘图和计算的MatLab程序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桑塔和信管学院本科生田葭分别提供，谨此致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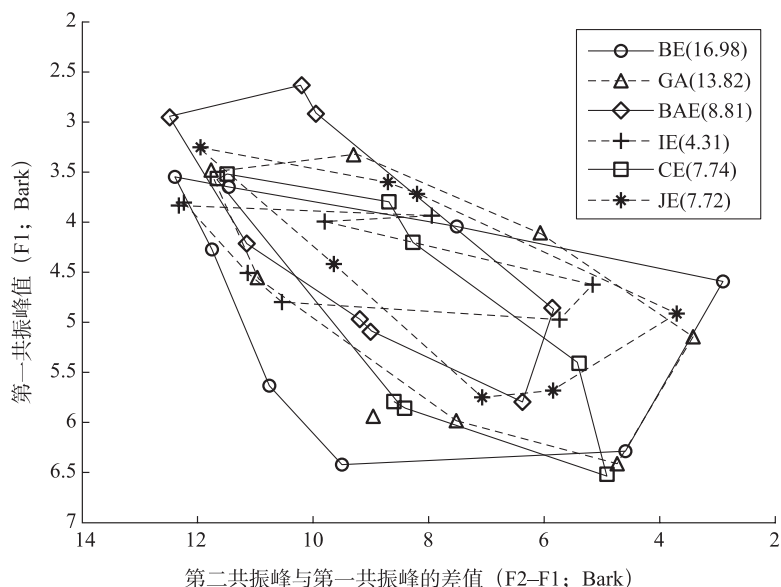


图 1 6 个样本的听觉元音空间对比

4) 内圈样本没有发生元音音位合流, 而其余 4 个样本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音位合流, 其中 CE 样本体现了 3 组元音合流。独立的 T 检验分析 (Independent T-test) 和听感判断表明: (1) BAE 样本中 / ϵ / 与 / \ae / 在 F1 ($t=-0.543, df=15, p=0.595$) 和 F2-F1 ($t=0.437, df=6.836, p=0.676$) 上都不具有显著的差异, 听感表明是 / \ae / 向 / ϵ / 靠拢合流, 如单词 “tank” (2 例), “contact” 和 “that”。(2) IE 样本中 /i/ 和 /ɪ/ 在 F1 ($t=0.471, df=28, p=0.641$) 和 F2-F1 ($t=0.601, df=27.514, p=0.553$) 上都不具有显著的差异, 听感表明是 /ɪ/ 向 /i/ 靠拢合流, 如单词 “heating”, “indicate”, “centigrade”, “degree”, “indicate”, “inspect” 和 “devices”。(3) JE 样本中 /u/ 和 /ʊ/ 在 F1 ($t=-0.562, df=2.213, p=0.626$) 和 F2-F1 ($t=0.731, df=2.054, p=0.539$) 上都不具有显著性的差异, 听感表明是 /ʊ/ 向 /u/ 靠拢合流, 如单词 “should” 和 “to”。(4) CE 样本中 /i/ 与 /ɪ/ 在 F1 ($t=-0.657, df=31, p=0.516$) 和 F2-F1 ($t=0.082, df=30.895, p=0.935$), / ϵ / 与 / \ae / 在 F1 ($t=-0.320, df=17, p=0.753$) 和 F2-F1 ($t=1.147, df=17, p=0.267$), 以及 /u/ 和 /ʊ/ 在 F1 ($t=-2.222, df=5, p=0.077$) 和 F2-F1 ($t=1.388, df=5, p=0.224$) 上都不具有显著性的差异, 听感表明是 /ɪ/、/ ϵ / 和 /ʊ/ 分别向 /i/、

/ \ae / 和 /u/ 靠拢合流, 如单词 “degree”、“inner”、“temperature” (3 例)、“inspect”、“should” 和 “to”。

5) 就舌齿擦音 / θ, δ / 来看, 内标样本有稳定的表现, 内族和外圈样本用塞音 /t, d/ 来替代, 扩展圈样本则体现出多种音素兼有的混杂局面, 其中 CE 样本出现 3 种形式, 即 [s, 'θ, θ; z, 'ð, ð], JE 样本出现 2 种形式, 即 [ʰs, f; d, ð]。

6) 在唇齿擦音 /v/ 方面, 内圈样本和 JE 样本表现稳定, 而非内圈的 IE 和 CE 样本表现出混杂局面。在 IE 样本中, 音位 /w/ 和 /v/ 合流成为音位 /v/, 具体语音实现有 3 种形式 [v, v, w]: 在圆唇元音前是 [w], 例如 [wɔ̃[v] (valve) 和 [ʰəwɔ̃ɪd]; 而 [v] 或 [v] 的出现在样本里无规律可循, [v] 出现频繁, 例如 [vəli:v], [əv_wɔ̃ɪʰə], [dɪvaɪsəs] 和 [əvʰɔ̃ɪdə], [v] 只有 3 例, [vɛn], [vɪ] 和 [əy kɛntɪnjɪs]。在 CE 样本中, 音位 /v/ 表现出 2 种变体, 有时为 [w], 例如 [əwɔ̃ɪ(d)] 和 [dɪvaɪsəz], 而有时为 [v], 例如 [ɪli:v_væv]。

7) 在节尾流音 /l/ 的语音实现上, 内圈样本表现稳定, 均为浑厚的 [l*] (dark/l); CE 和 JE 样本体现出元音化的特点, 实现为 [ə]; IE 样本普遍带有卷舌化的特征, 实现为 [ɭ], JE 样本也出现 1 例卷舌化现象, [vəɭ] (valve)。

8) CE样本把声门擦音/h/实现为软腭擦音[x]; IE样本频繁地出现了齿龈塞音卷舌化的现象, 实现为[t, d]。

9) 各个样本都出现了词尾和词中音段的脱落现象。在塞音脱落上, BE样本最少, BAE样本最多; 另外, CE样本还脱落了3例节尾鼻音; 在齿龈塞音闪音化方面, BE、IE和JE几乎都没有体现, 而BAE和CE样本在可能的情形中, 有一多半都出现了, GAE样本则有一贯的闪音化表现。

10) 在清塞音的送气特征上, 内圈样本表现

稳定; 而非内圈的IE和JE样本不可预测, 频繁地出现节首清塞音不送气的现象, 而CE样本体现出词尾清塞音送气过于明显的现象。

5. 标志性特点的提出

从表1可以看出, 这6个样本的音段特点既独立鲜明, 又相互关联融合。表2集中展现了能够区分出内标、内族、外圈和扩展圈英语类型的6个标志性音段特点。

表2 区分三大英语类型的标志性音段特点

口音类型 音段特点	内标英语	内族英语	外圈英语	扩展圈英语
弱化特征	混杂			
元音音位合流	发生 /ε-æ/、/ɪ-i/ 或 /ʊ-u/ 音位合流			
r化特征	混杂			混杂或扩散
擦音 /θ, ð/	固定替代			语音实现混杂
节尾流音 /l/	卷舌化			
清塞音送气特征	节首没有送气; 节尾送气明显			

下文对这6个标志性音段特点展开讨论与阐释。

第一, 混杂的弱化特征是区分出非内标英语类型的标志性特点。英语中常见的语法词弱化现象是比较独特的, 受底层母语的干扰, 非内标英语出现混杂现象。

第二, 出现 /ε-æ/, /ɪ-i/ 或 /ʊ-u/ 音位合流是非内标英语类型的标志性特点。英语的元音数量较多, 这三组元音对立在很多语言中是缺失的。在 UPSID 的 451 种语言中, 含有音位 /i-ɪ/、/u-ʊ/ 和 /ε-æ/ 的分别只有 42 种 (9.3%)、34 种 (7.5%) 和 5 种 (1%)。受到底层母语影响, 非内标英语往往会产生上述合流现象。这三组音位合流是中国学习者的英语语音特点 (梁波 2000); 有多项文献指出印度英语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不分音位 /i-ɪ/, 以及音位 /ε-æ/ (Maxwell & Fletcher 2009: 54)¹; 基于声学分析, Nihalani (2010) 发现新加坡英语和日本英语不区分上述三组元音。

第三, 混杂的r化特征表现是区分出非内标英语的标志性特点; r化扩散是区分出扩展圈英语的标志性特点。内标英语口语虽有r化口音和非r化口音, 但都体现出一贯的r化特征, 而非内标英语则体现出混杂的r化特征。此外, 扩展圈英语还表现出r化扩散的特点。教学实践表明r化扩散在CE口音中是很常见的, 如 [ar'drɪə] (idea) 和 ['brɛkfəst] (breakfast)。

第四, 擦音 /θ, ð/ 被替代是非内标英语类型的标志性特点; 擦音 /θ, ð/ 的混杂语音实现是区分出扩展圈英语类型的标志性特点。舌齿擦音 /θ, ð/ 在语言中出现频率很低, UPSID 数据分别是 4% 和 4.9%。受底层母语的干扰, 非内标英语出现替换现象。内族和外圈英语属于后克里奥尔语形式, 呈现固定替换的模式, 而扩展圈英语处于中介语的不同阶段, 往往会表现出混杂的语音实现。

第五, 节尾流音 /l/ 的卷舌化是非内圈英语类

¹ Maxwell & Fletcher (2009) 中的 7 名印度北方男性却不区分音位 /i/ 和 /ɪ/。

型的标志性特点。外圈IE样本体现出普遍的卷舌化特征；扩展圈JE样本出现了卷舌的[ʃ]。教学实践表明节尾流音/l/的卷舌化在CE口音中并不少见，如[sɪmɔʃ] (small) 和[faɪʃ] (file)。值得说明的是，节尾流音/l/的元音化也出现在内圈英语类型中 (Cruttenden 2001: 203; Thomas 2011: 128)，因此区分性不大。

第六，清塞音在节首没有送气，或者在节尾送气明显是非内圈英语类型的标志性特点。送气与否是区分英语节首清浊塞音的主要标志，而词尾清塞音的送气会大大减弱，甚至不送气 (Cruttenden 2001: 151-152)。受底层母语的干扰，非内圈英语往往会表现出节首清塞音没有送气，或者节尾清塞音送气过于明显的特点。Coelho (1997: 572) 回顾文献，总结得出印度英语清塞音的送气变体具有不可预测性，常出现在词尾。

总的说来，上述标志性特点是基于对6个样本数据的主客观综合分析而作出的保守推断，也参考了部分相关研究发现，符合中介语和语言习得的基本理论，可以初步看作是在有充分准备的朗读任务中，可以区分内标、内族、外圈和扩展圈英语类型的标志性音段特点。但是需要说明的是，鉴于研究样本在数量和代表性上的不足，我们应当对这些发现留有谨慎态度，它们仅仅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一个讨论基础，亟待进一步的探究。

6. 对语音教学的启迪

源自语言使用环节的世界英语已经对教学环节产生了影响，促使人们去反思英语语音教学的内容与标准。不同的人对世界英语的影响有着不同的阐释，同时得到不同的启示。一种是“民族身份”的观点，涉及教学标准，认为语音偏误正好反映出使用者的民族身份，语音教学不但不要去纠正，还应该去倡导和保留体现民族身份的特有偏误，要让世界英语真正成为带有世界各国风味的交流工具，以彰显各自特色，体现公平。在

国际交流中保留各自的民族特色，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但作者认为民族特色更多地体现在具有各民族实质内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不应该表现在作为内容载体的语言交流工具上。如果受到各民族母语影响的英语口语特点得到“弘扬”，顺畅便利的口头国际交流就会受到极大地影响，实质性的民族优良内容难以被理解和被欣赏，出现本末倒置的结果。

本文发现的6个区别性的音段特点被多种英语类型所共有，没有看到属于各自英语类型的代表性偏误。这说明，即便是在不同母语的干扰下，英语音段特点会出现一些常见和共有的偏误，难于找到能够真正反映出某个民族身份的专有偏误。也就是说，“民族身份”的观点是一厢情愿的，缺乏真实存在的音段物质基础。“民族身份”的观点反映出狭隘的民族主义，容易导致语音教学缺失较为统一的标准，难于规范世界英语的语音特点，无益于国际间口头交流的效果和效率。

另一种是“够用就行”的观点，涉及教学内容，认为只要不影响理解交流的语音偏误，语音教学就不必过多地计较，而应该只关注那些影响沟通的语音偏误。Jenkins (2002) 提出的英语通用语共核 (LFC, Lingua Franca Core)，就是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Jenkins (2002) 建议把LFC作为英语通用语语音教学的重要内容，并认为LFC比通常采用的GA和RP体系更加可教和可学，并在国内有着一定的影响 (如崔晓红 2012; 黄婷、李琳 2010; 余亮妹 2014)。LFC有着强烈的简化主义色彩，如同历史上对英语词汇的一些极端的简化主义做法¹，其在语言教学和使用中的效果和效率是不容乐观的。Jenkins本人对LFC也是持谨慎态度。Jenkins (2002: 97) 就指明，LFC以外的语音内容是否在交流中起到重要作用还需要更多的相关研究来证明；Jenkins (2009: 201-202) 也承认，目前没有足够的研究发现来让我们预测出英语通用语的共同点的范围，很有可能针对不同地区 (如欧洲和东南亚) 的英语通用语的研究

¹ 虽然Jenkins (2000: 158) 自认为LFC“既不是一套语音标准，也不是一个具有Quirk的Nuclear English风格的受控简化核心”(转引自Dauer 2005: 549)，但是LFC客观上具有明显的简化主义(reductionism)的色彩，与Ogden的Basic English、Quirk的Nuclear English和Nerriere的Globish多有相似(参见Seidlhofer 2011: 156-170对后三者的介绍)。

将发现不同的变体,就像英语母语中的北美英语、澳大利亚英语、英国英语等变体一样。

在英语应用中,比较容易去有意回避一些单词或语法现象,但很难去避免使用某些音段。本文提出的6个区别性的音段特点不应该在语音教学中去刻意地简化和忽略,而应得到更多的重视,以求在教学环节减少英语类型之间的差异,尽可能地统一英语语音物质形式,为沟通铺垫好英语语音基础。如果沟通理解过多地依赖言语之外的线索,其效果和效率必定大打折扣,难于满足深层次的国际交流。在使用环节上,交流双方也应该了解这些区别性音段特点,知己知彼,才能保障高效顺畅的沟通。“够用就行”的观点反映出的是狭隘的实用主义,容易导致语音教学出现片面和破碎的局面,不利于实现全面和系统的英语语音教学。

值得庆幸的是,“够用就行”和“民族身份”的观点在英语语音教学中还主要停留在理论探讨层面上,对教学实践还没有带来明显的实质性影响。首先,内标英语(GA和RP)是绝大多数学习者所接受和向往的学习标准和目标(Timmis 2002; 梁波 2009);其次,英语教师在理论上可以接受或考虑英语通用语的概念,但是在教学实践中还是坚持内标英语的标准体系,把学习者的不同发音看成是偏误(Jenkins 2005; Sifakis & Sougari 2005)。在当今世界英语的局势中,也只有GA和RP两种内标英语是现有成形和广为熟知的描述系统,把它们作为国内英语语音的教学标准与目标,这是对英语教学的历史传统和现实条件的遵从,具有很强的现实可行性。

但是“够用就行”和“民族身份”的观点值得我们去审视,对其潜在的后果要保持警醒,以免英语语音教学在国内受到进一步的忽视和边缘化。这两种观点是从语言使用的角度去主张简化教学内容或是降低教学要求,是对现有英语语音教学现状表现出来的一种悲观失望的态度。这不但不利于语音教学的进一步健康发展,反而会使已经相当薄弱的语音教学雪上加霜。世界英语首先应是以统一系统的英语语言形式为载体,然后才是以多样的各民族所特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为内容。世界英语所要求的不是只要“够用就行”的简化破碎的英语形式基础,也不是各自为政、弘扬“民族身份”的英语形式基础,而是统一系统的、有生命力的英语语言形式基础。因此,在教学环节中,我们应该尊重历史和现实,摆脱狭隘的实用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羁绊,展开统一和系统的英语语音教学,促进其健康发展。

7. 结语

现有的英语语音特点研究也还很少对内圈、外圈和扩展圈英语语音特点展开对比分析。在这方面,本文做出了尝试,对6个朗读录音样本的音段特点展开主客观的描写、对比和讨论,初步揭示了6个区别性音段特点,并讨论其对国内英语语音教学的启示。我们希望这些描述性的分析发现和教学讨论有助于大家正确认识世界英语,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狭隘的实用主义的误区,促进国内英语语音教学的进一步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 Coelho, G. M. 1997. Anglo-Indian English: A nativized variety of Indian English [J]. *Language in Society* 26 (4): 561-589.
- Cruttenden, A. 2001. *Gimson's Pronunciation of English. (6th edition)*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Dauer, R. M. 2005. The lingua franca core: A new model for pronunciation instruction. *TESOL Quarterly* 39 (3): 543-550.
- Deterding, D. 1994. The intonation of Singapore English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ssociation* 24: 61-77.
- Deterding, D. 2006. The pronunciation of English by speakers from China [J]. *English World-wide* 27 (2): 175-198.
- Gut, U., S. Pillai & Z. M. Don. 2013. The prosodic marking of information status in Malaysian English [J]. *World Englishes* 32: 185-197.
- Jenkins, J. 2002. A sociolinguistically based, empirically researched pronunciation syllabus for English as an

- international language [J]. *Applied Linguistics* 23 (1): 83-103.
- Jenkins, J. 2005. Implementing an international approach to English pronunciation: The role of teacher attitudes and identity [J]. *TESOL Quarterly* 39 (3): 535-544.
- Jenkins, J. 2009.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Interpretations and attitudes [J]. *World Englishes* 28 (2): 200-207.
- Jowitt, D. 1991. *Nigerian English Usage* [M]. Lagos: Bencod Press.
- Kachru, B. B. (ed.). 1982/1992. *The Other Tongue: English Across Cultures* [C].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Low, E. L. 2010. The acoustic reality of the Kachruvian circles: A rhythmic perspective [J]. *World Englishes* 29: 394-405.
- Maxwell, O. & J. Fletcher. 2009. Acoustic and durational properties of Indian English vowels [J]. *World Englishes* 28 (1): 52-69.
- Melchers, G. & P. Shaw. 2003. *World Englishes: An Introduction* [M]. London: Arnold.
- Mesthrie, R. & R. M. Bhatt (eds.). 2008. *World Englishes: The Study of New Linguistic Varieties*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ihalani, P. 2010. Glob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intelligibility [A]. In M. Saxena & T. Omoniyi (eds.). *Contending with Globalization in World Englishes* [C]. Bristol: Multilingual Matters. 23-44.
- O'Brien, M. & U. Gut. 2010. Phonological and phonetic realisa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focus in L2 speech [A]. In K. Dziubalska-Kolaczyk, M. Wrembel & M. Kul (eds.). *Achievements and Perspectives in the Acquisition of Second Language Speech: New Sounds 2010* [C]. Frankfurt: Peter Lang. 205-215.
- Schneider, E. W., K. Burridge, B. Kortmann, R. Mesthrie & C. Upton (eds.). 2004. *A Handbook of Varieties of English* [C].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Sharbawi, S. 2012. Revisiting the vowels of Brunei English [J]. *World Englishes* 31: 177-197.
- Sifakis, N. & A. Sougari. 2005. Pronunciation issues and EIL pedagogy in the periphery: A survey of Greek state school [J]. *TESOL Quarterly* 39 (3): 467-488.
- Thomas, E. R. 2011. *Sociophonetics: An Introduction* [M]. New York: Palgrave and Macmillan.
- Timmis, I. 2002. Native-speaker norms and international English: A classroom view [J]. *ELT Journal* 56 (3): 240-249.
- Trofimovich, P. & W. Baker. 2006. Learning second language suprasegmentals: Effect of L2 experience on prosody and fluency characteristics of L2 speech [J].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28: 1-30.
- UCLA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2014. The UCLA Phonological Segment Inventory Database [OL]. <http://www.linguistics.ucla.edu/faciliti/sales/software.htm#upsid> (accessed 30/10/2016)
- Upton, C., W. A. Kretzschmar & R. Konopka. (eds.). 2003. *Oxford Dictionary of Pronunciation for Current English* [Z].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崔晓红, 2012, 通用语背景下的中国英语语音教学思考 [J], 《山东外语教学》(6): 70-74.
- 黄婷、李琳, 2010, 英语成为世界语背景下中国高校英语语音教学初探 [J], 《四川教育学院学报》(1): 104-106.
- 梁波, 2000, 中国英语学习者的口音研究 [D], 硕士学位论文. 北京: 北京大学.
- 梁波, 2009, 大学英语英语语音专题选修课的需求调查 [A]. 载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编), 《语言学研究》第七辑 [C].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21-231.
- 余亮妹, 2014, 作为通用语的中国英语专业语音教学 [J], 《成都师范学院学报》(9): 72-75.

作者简介

梁波 (1974—),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 二语习得、语音学、发声音系学。电子邮箱: bobpron@126.com

林梦茜 (1984—), 普度大学语言学系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 语音学、二语习得。电子邮箱: carolmengxilin@gmail.com

English Abstracts

The differential segmental features among three Kachruvian types of English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English pronunciation teaching and learning

LIANG Bo & LIN Mengxi 3

This study starts with a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the segments of six recordings of an English text by readers who speak inner-circle, outer-circle, and expanding-circle varieties of English, respectively. With reference to current research findings on English segmental features, comparison and discussion of the segmental features in the six recordings reveal six differential segmental features, which ar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hree above-mentioned English types.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world Englishes, these features offer reflections and implications for English pronunciation teaching and learning.

Exploring the influence of classroom environment on positive academic emotions of English Majors

XIA Yang & XU Yi..... 11

With the Control-Value Theory of Academic Emotions a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a self-designed questionnaire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s the research instruments, this study aims at exploring the paths and mechanism by which the factors of classroom environment influence the positive academic emotions of English majors. The research findings show that all these theoretically-grounded factors of classroom environment do not organically and simultaneously function and influence positive academic emotions. And different factors of classroom environment affect various academic emotions with different paths and varying levels of intensity. Mediated by the control-value appraisals, teachers' expectation, students' autonomy, students' competition,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and cognitive quality of teaching materials can indirectly influence both positive high academic emotions (PHE) and positive low academic emotions (PLE). Teachers' feedback, students' cooperation and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directly influence PHE, while students' autonomy and cognitive quality of teaching materials directly influence PLE of English majors.

Cultivating talents of Chinese classics translation: Practice and evaluation

AN Jing..... 20

Realizing the importance and urgency, the author has been exploring the methods to cultivate talents of Chinese classics translation over the years. The study covers enhancing students' capabilities of bilingual culture and transference through curriculum and classroom teaching in the first stage; with reflection and the analysis of problems, some approaches are proposed to provide one-on-one mentoring with the students by supervisors,